

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九〇三號

據

清・戴體仁等修，吳湘皋等纂
清乾隆十六年刊本

影印

江 西 省

會 昌 縣 志

(一)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一魚一蕒故其為是領也
山川之險戶口之生息
之淳厚人材之消長吏治
否物產之盈縮錢穀之出
垣廨舍之因革與夫機
之在天忠孝節烈之

原稿殘缺

昭明詳括以求至

已吾知後有作者雖欲

為圭臬不可得矣獨余居

以得書鞅掌不克登青華

眺仙巖嵐翠倚挹湘綿兩

言此與戴君一吊謝應

原稿殘缺

山新

章貢索所

殘缺蕪陋者居多

簡命為江右糧儲道金

仁以新輯志稿一

受而覽於乙夜

原稿殘缺

引經據史拾遺補
書法必奉前人予
不濫不支無偏無
之寔錄也夫戴君
庶讀書汲古學有
所學矣文章以古

原稿殘缺

回一 尹賴諸君子之
好韻是可憫可他日修

國史者持此編夷考是邑名實

賢之 躅未必非三長之一

先民曰政教及於一時已

諸矣世俎豆甘棠余

原稿殘缺

蓋不能無厚望矣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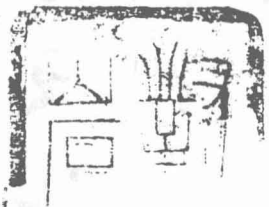
原稿殘缺

皆

乾隆六年歲在辛未仲冬

江西督糧道使者閔中劉

淇并書



會昌縣志彙叙

乾隆十一年四年

皇上特命大

員公總督兩江兩江地

為古揚州之一都會也西南則當楚蜀

之衝東北則阻江河之委環帶海隅日出

國山川雖曰佳麗實為中原要樞屏翰蕃

端坐几席之間而欲耳目周于方輿數千里

之遠者非奮萃各郡縣志無由按因草之緣

起察形勝之扼要甄風俗之淳澆驗土物之

息耗觀人文之盛衰攷政事之得失而疎略舛謬雜出其間又不足以徵信是以

大司馬祭戰臨蒞之始整頓吏治與飭修志乘之檄次第而偕下而

大中丞阿公

舒公俱以為先之急屢加檄催昔舜命禹為司空作之周公相武王成王作職方土訓誦訓諸而該以周禮此志之列于經者也然在後世其奉之以為經而在當日視之昔

爾故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自
時厥後司馬子長因之作八書班孟堅因之
作十志此又志之列于史者也外此沿其體
而別乎經史以為志者則有三輔皇圖決錄
十道志九域志十三州志華陽國志元和郡
縣志又有岳陽風土陳畱風俗桂海虞衡諸
記載由宋唐而上溯漢晉名公鉅卿莫不因
地類纂各自成書紀當時之務按國邑之光
翼經羽史遞相傳演然則志乘一書實為左

右斯民黼黻太平之要覽也承其後者可滂
易草率而不敬其事歟會邑志拙率蕪濫文
不雅馴邑人士屢議重修未果聞

大司馬飭修檄下各欣然曰雖通行兩江而自
吾邑視之若獨大有造于我會也于是集而
議之僉曰唯命余乃復深媿才能不及中人
更值衝難之邑舊牘塵積期會鞅掌不得從
容載筆如古人自命專家以傳于後世猶幸
國有人焉且諒而多聞久為吾所耳食且為

黨所信從曰延請入館相與上下議論余不自揆擬凡例九則以啟其端諸子其心目之力旁搜遠討網羅放失或得之殘編斷簡之中或証之村氓野老之說合則筆之否則削之補前志之缺而訂其舛誤每一卷稿成彼此校讐不肯稍稍放釋而余又從其後而斟酌之乃籍手以竣厥事當其是非未定虛實混淆爭之論之甚至赤面徵色睜目發聲旁觀駭愕及其理得意同遂相說以解而

和平忠厚藹然一座春風披拂可愛余見諸
子之如是也則又私心自慰以治邑雖褊陋
而三代直道之風猶有存焉者豈非漸摩于
朝廷之雅化既久且深而

在位大人先生時時勞來匪直使自得之之明
驗歟抑余又聞之前明志之最有名者如汪
溪陂鄆縣志呂涇野高平志康對山武功志
韓五泉朝邑志以及喬三石志耀胡齋泉志
秦道浚谷志平涼孫立亭志富平縣志

卷八 張光孝誌華皆以秦產作秦志

所寶貴稱說比之范成大吳郡志羅似新安
志膾炙尤過之余舉此以況諸子諸乎對曰
關中帝王將相發跡之地而諸人又皆貫穿
百家背誦三篋之士傳所謂能讀八索九邱
者故志體雖小而思精帙雖簡而聞博宜其
擅名也若會昌宋唐以上無可紀載開邑以
後晉紱人文蕭條闕窳田賦物產不足當望
縣什一即使前明諸公為之無所籍以施其

技而況于我輩乎無亦惟是報父母之命仰承

大司馬之檄竭才為之以盡一已之心庶幾按
因革察形勝別風俗驗土物觀人文攷政事
得有助於萬一焉耳故不敢直曰志而曰志
稿依然未定之書也以此方彼何異以培塿
一拳比泰岱之高蹄涔一勺方海若之深乎
脫他日薈萃兩江之志
大司馬取而裁定之彙為

清朝一經與禹貢周禮并垂宇宙輝日月而

昌山川人物得附其中斯則牛馬走之被其
榮施于無既矣嗟乎才大者多傲志高者多
狂今恭敬桑梓不敢以慚心視此志也先民
有作不敢以妄心薄古人也維挽一邑之風
氣其在諸子哉諸子為誰修纂則原任江寧
溧水知縣吳湘皋也分修分輯則拔貢劉世
基廩生李元瑞胡道問庚午舉人鍾儼祖例
貢胡維仲也皆邑人也時乾隆十有六年歲

辛未秋七月黔陽戴體仁書于保赤堂

此處有數行非常模糊的垂直文字，可能是另一篇題詞或跋語，因字跡不清，無法準確轉錄。